

本刊特稿

战火里的光影青春

□马森

20世纪40年代，有一群文艺青年，缘于对光影的挚爱，陆续汇聚长春；缘于对光明的憧憬，在战火纷飞的东北大地，将青春献给电影事业，以热血书写出青春的华章。

1

日本投降后，长春四马路上，有人在艺文书房门口挂了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“东北作家联盟”，该联盟还出一本名为《东北作家》的刊物。1945年8月下旬的一天，中共地下党员刘健民走进联盟，与一个青年简单交流，对刊物作出肯定，“你们的刊物我看过了，办得很好。”这个对刘健民充满好奇的青年，就是编剧张辛实，那一年他29岁。此后，刘健民、赵东黎先后在新兴宾馆、“满映”召开多次形势座谈会。在这些秘密进行的座谈会上，张辛实、马守清等进步青年了解了抗战胜利后的革命形势、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等。刘健民、赵东黎组织这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两个群众性团体，即“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”“东北电影演员联盟”，为接收“满映”做准备。后来，张辛实等人又将两个联盟合并，成立“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”，进步青年的力量更加壮大，接收“满映”的把握也大大增加。

2

张辛实、马守清、江浩等人先后两次与日本人和田日吉进行谈判，最终让和田交出了电影厂的权力，但厂内斗争并没因此减弱。

除了以张辛实为代表的进步青年，还有两股势力，一股主张将电影厂交给国民党，一股主张变卖机器者有份。

1945年9月下旬，在第12放映室，张辛实等人召集“满映”的全体中国人，以“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”名义召开这次会议。刘健民宣布成立东北电影公司。有人想煽动大伙儿变卖设备，刘健民当即驳斥道：“‘满映’的财产是中国人民的财产，中国人只有责任保护，而任何人都无权卖掉。”

会议宣布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，选举出5位中国委员，并明确分工，29岁的张辛实任总经理，24岁的王启民任副总经理，28岁的江浩任总务部长，22岁的马守清任制作部长。这群20多岁的进步青年，在东北电影公司挥洒着奋斗的汗水，释放出青春的活力。

3

1945年11月上旬，受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，延安干部团的两位电影工作者，34岁的田方、33岁的许珂抵达长春了解情况，以便做好接管准备。

1945年11月底，国民党特务勾结第七分局警察，逮捕了张辛实、王启民、江浩、马守清、于彦夫、卢广铨、阎德奎、仁保芳男等人。住在小白楼的田方暂逃一劫，被抓的许珂以来长春做生意为由被释放。

第七分局表面上捏造了“盗卖机器”的罪名，实际上是要迫害张辛实等人。田方立即向长春市委汇报此事，市委通过交涉，张辛实等人获释。1945年12月，田方、许珂迫于形势离开长春。

1946年2月，延安电影团的钱筱璋抵达抚顺，28岁的他与田方、许珂会合。不久，又有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，此人便是曾组建延安电影团、刚从苏联回国的袁牧之，这一年，袁牧之37岁。袁牧之与田方、许珂、钱筱璋商讨接收“满映”设备的计划。

4月14日，苏军从长春撤离。15日晚，西南纵队抵达电影厂，在保护好设备的前提下歼灭了国民党铁石部队，于翌日早晨收复电影厂。4月18日，受东北局宣传部指派，拿着周保中签署的布告，33岁的作家舒群来到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接管设备，并出任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，张辛实改任副总经理。

4

因战局变化，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东北电影公司带着设备撤离。由于人员、设备较多，1946年5月，搬迁分三批进行。第一批以设备为主，电影设备、拷贝、胶片等，整整装了25节车厢。第二批以人员为主，第三批有东北电影公司的人，也有东北局机关、东北大学的人，途中有20多个东北大学的青年学生惨死于国民党飞机的轰炸。

由于形势严峻，东北局让到达哈尔滨的东北电影公司继续向北迁移，迁至佳木斯，最终于6月1日落脚兴山（今鹤岗市）。彼时的兴山，环境恶劣，条件艰苦，矿务局的房屋多被炸毁。

在舒群的带领下，东影青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，紧急修复一些民房以便安顿职工，把一所日本人的小学改成技术车间，将一个烂尾的电影院改造为摄影棚。所有的建材都是他们想方设法地从别处寻觅、辗转运送回来。从长春运送过来的设备，经过东影青年的巧手，都安装起来，且运转良好。

1946年8月，袁牧之的爱人、36岁的青年演员陈波儿到了兴山，46岁的摄影师吴印咸率延安电影团成员也于同月抵达兴山。1946年10月1日，东北局宣传部将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，舒群任厂长，张辛实任副厂长。到了年底，因舒群调离，东影顾问袁牧之改任厂长，吴印咸、张辛实任副厂长，田方任秘书长，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。

1947年，陈波儿编导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《皇帝梦》，并于两年后调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。1950年，陈波儿领导创建了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（北京电影学院前身），1951年，年仅41岁的她在讲座时突发心脏病离世，在电影事业中定格了青春。

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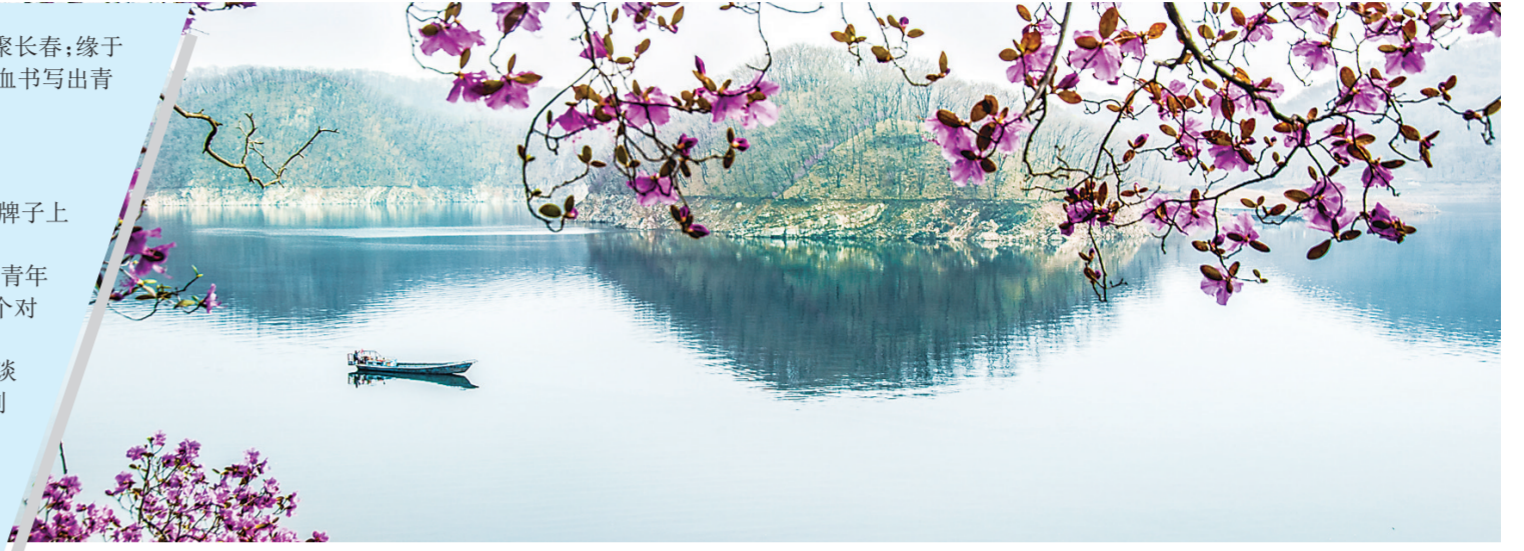
在兴山兴建厂房时，东影就同步派出3个新闻摄影队，真实记录东北解放战争和群众支前、生产、生活的场景。东影分批将很多青年摄影助手提升为摄影师，到1949年3月，东影的摄影队多达32个。

可以说，后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《民主东北》，是很多青年摄影师拿命换来的。摄影队的工作异常艰险，摄影师需要背着枪弹和摄影机，在枪林弹雨里来回穿行，他们走的路比士兵还要多。“部队打到哪里，电影就拍摄到哪里”，说的就是摄影队的精神。

1948年10月5日，30岁的张绍柯在解放义县的战斗中牺牲；10月15日，24岁的杨荫萱在解放锦州的巷战中牺牲；11月2日，27岁的王静安在解放沈阳铁西区的战斗中牺牲。三位青年摄影师手持摄影机忘我地工作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在长影旧址博物馆的人民电影的“七个第一”展区，有个白色花环浮雕，下面是上述三位烈士的肖像与生平。每当游客走到这里，文化传播员都会深情讲述他们的事迹。

1955年2月28日，文化部决定将东北电影制片厂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；1999年1月4日，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基础上组建成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无论处在哪个历史时期，一代代的长影青年都以那些“战火里的光影青春”为榜样，把青春完全融入电影事业。



人间最美，是四月天。此时，春分已过，春阳渐暖。风，自东南而来，裹挟着春天的气息，轻柔柔地抚摸着山川、江河、原野，宛如魔笛轻灵、跳跃的旋律，缓缓地弥漫大地……

地平线上，长白山余脉——靖宇境内的龙岗山脉，依然莽莽苍苍。春天的大剧即将上演，而属于这个春天的苍翠之色，却像个顽皮的孩子，在静悄悄地藏匿了一个冬天之后，躲在幕后不肯轻易露头。这里的春天，相比江南来说，总是姗姗来迟。

春雨，没有跟上春天的节奏。在漫长的盼望和等待中，一天天，延宕了春天的序章。即使，春雨落下，也常常邀约着春雪一起现身。雨，下着下着，摇身一变幻化成雪。一场纷纷扬扬的“雨加雪”，让这里的春天又平添了几分清凉。

时下，大江南北早已热热闹闹地进入了绿意盎然、五彩斑斓的世界。乍暖还寒之际，春寒料峭之际，松花江畔，泉城靖宇，春天的脚步轻盈、和缓。似乎所有的植物，依然在苏醒和等待之中，似乎所有的候鸟，依然在集结和休憩之中。

莫急，杜鹃花已在路上！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杜鹃花更是如此。

清明之后，接连降下两三天春雨。大地迅速回暖，杨柳新绿滴翠，山川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杜鹃花的出场，选在群山初染翠绿的时候。

春光明媚，云淡风轻。就在这样的晨曦里，一大早，杜鹃花伸直了腰身，手牵着手，一下子就浩浩荡荡地“集体”亮了相。陡然间，惊艳了万水千山。真是应验了那一句古诗：杜鹃也报春消息，先放东风一树花。

这个小精灵啊，视觉何其清明，听觉何其聪慧，嗅觉何其敏锐！难道是春信子，给这小精灵透露了春天的消息了吗？

也许，杜鹃花就是这样的心情呢。喜欢春光，就拥抱春光；喜欢春风，就拥抱春风；喜欢春天，就给这个春天添一抹靓丽的春色！

有一种幸福，叫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而此刻，我深深地以为，有一种春光，叫杜鹃花开；有一种美妙，叫一见倾心。没错，春光美妙，杜鹃花开，一见倾心！

无论是远远眺望还是细细端详，她都美得不可方物，能不一见倾心吗？

远远眺望，目之所及，灿若云霞。大江畔，山之巅，崖壁上，山涧边，小溪旁，朵朵杜鹃花开得恣意、惬意。粉红的淡雅、紫红的热烈、火红的耀眼，别样韵味挂满枝头。一朵挤着一朵，一枝挨着一枝，一丛连着一丛，一丛连着一丛，一丛连着一丛，染红了山坡，染红了山谷，染红了山峦。

杜鹃花，也称映山红、满山红、山石榴等，花开时节，恰如千万朵小火苗，

聚拢在一起，又似舞动的红绸，把连绵起伏的群山都映照得红艳艳、红彤彤。群山之巅，和着春风的节拍，杜鹃花涌起一波又一波的浪花，摇曳成无边无际的花海。

烂漫的花海，红色的海洋，漫山遍野，大地芬芳。花海之下，大江浩荡，烟波浩渺，一望无际。

就这样，杜鹃花以她优雅的姿态为大地母亲，绘就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春之画卷。如此看，映山红、满山红这些名字还真名不虚传了。

细细端详，如品香茗，甘之如饴。她的美，是精致的美，雅致的美，独具韵味的美；自然，是一瞬间便能锁住你的双眸，让你的视线不肯移开的“美”。和梅花一样，每一朵杜鹃花都是五片花瓣，但不同的是，杜鹃花每一片花瓣都是椭圆形的，前端略长，略尖，花瓣极薄，薄如轻纱，看上去有些透明，颜色也比梅花更娇嫩一些。花瓣中夹着点点散开的，闪着亮光的暗红色、暗紫色或者黑褐色花斑，整体围成一个小喇叭的形状，十分像浓缩了的野百合花，或可称她“微缩版的小百合”。“小百合”中心有细如发丝的花蕊，和花瓣的颜色大致相同。一根根花蕊像极蝴蝶的触角，在风的律动里，更显娇羞和可爱。

杜鹃花，是先开花后散叶。这边花儿开着开着，那边翠绿翠绿的小叶子，探头探脑地就冒出来了，看上去每一片都像护着花儿的小卫兵。“护花使者”都身披深绿色的戎装，那又是一种美了。

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，这是每一个赏花人的共同感受，当然，我也感同身受。

最撼人心魄的，要属杜鹃花的“红”，不夸张地说，

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杜鹃花开

□初永春

可以用美妙、玄妙来形容。那是一种别致的红，是赏心悦目的红，是超凡脱俗和卓尔不群的红。相传，古有杜鹃鸟，日夜哀鸣而啼血，染红了漫山的花朵，因而得其名。所以说，那种红，是只看一眼，就千年万年都留在记忆里的“红”。史上，很多文人雅士作诗以歌咏。宋代成彦雄在《杜鹃花》一诗中这样描述：“杜鹃花与鸟，怨艳两何踪。疑是口中血，滴成枝上花。”也许真如传说的那样，是杜鹃啼血染红的吧？

跨越山海，只为了奔赴一场与泉城靖宇杜鹃花的美丽邂逅和浪漫约会。越来越多的人，喜欢上了松花江畔的杜鹃花。山上山下，来自天南地北的赏花者络绎不绝，赏山赏水赏风景。这个春天，松花江畔，泉城靖宇，确是赏花的绝佳选择。

在杜鹃花的装点下，山是无限的壮观和壮美，水是无无限的风情和柔情。与山水亲密拥抱，与杜鹃花亲密接触，在自由自在的呼吸里，都是大自然的清新和爽快，怎能不叫人心旷神怡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每到杜鹃花开的时节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这里了。这样的好地方，谁会不向往，谁会不着迷呢？

“咔嚓”“咔嚓”，在杜鹃花娇羞的红脸蛋儿边合个影，心里的那个美哟，都荡漾在脸上。“咔嚓”“咔嚓”，把镜头拉近、聚焦，一花一世界嘛，就聚焦一朵花，给这个“花中西施”来个特写。各种相机犹如长枪短炮疯

狂拍摄……其实，我也早已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，愉快的周末，约上三五好友，也来一场美丽的奔赴吧。心里这样想，同时，也做行动派。尽管，这些景致就在我的家乡，就在我的身边。年年，看了又看。看了又看，年年！

一切缘于迷恋。迷恋什么呢？迷恋她的清丽吗？或者，迷恋她的壮丽吗？

杜鹃花，既是清丽的，也是壮丽的。清丽，堪比勾勒于时空幻境中的纤纤女子；壮丽，堪称泼彩于天地山水间的灿灿云霞。

说起她的清丽，你会自然而然地把她比作少女，是含情脉脉的少女，清新淡雅，清静如水。古人歌咏杜鹃花时也会联想到佳人，是佳人如花，还是花如佳人呢？两者，或许兼而有之吧。唐代杜牧在《山石榴》一诗中这样描写：“似火山榴映小山，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钗上，只疑烧却翠人鬟。”唐代施肩吾在《杜鹃花词》一诗中，直接把杜鹃花与佳人相比：“杜鹃花时天色然，所恨帝城人不识。丁宁莫遣春风吹，留与佳人比颜色。”

说起她的壮丽，你会自然而然地把她比作云霞。是辽远壮阔的云霞，气势磅礴，蔚为壮观。本是一幅水墨山水，迅疾地被杜鹃花开涂抹成万山红遍的大写意了。一刹那，真是千里也妩媚，万里也妖娆。不壮阔吗？描摹和歌咏她的壮丽，似乎也是古人的雅兴了。宋代释择璘在其《咏杜鹃花》一诗中感叹：“断崖几树深如血，照水晴春暖欲然。”把杜鹃花盛开带来的壮美，写得尤为生动形象。

杜鹃花，并非扎根于沃土之中，恰恰相反，她是扎根于

贫瘠之地、苦寒之地。很多人对此或许并不十分了解。的确，北国的杜鹃花，大多开在大山的崖壁上。崖壁之上，密布着褐色的石头，石头挨着石头，会有很多缝隙。正是在石头的缝隙间，杜鹃花选择把根深深地扎在这里。根系扎进石缝，又沿着石缝弯弯曲曲地盘根错节，以超乎寻常的毅力依偎在大地之上，凌霜傲雪，坚韧不拔。

眼前的杜鹃花，让我的思绪飘回到久远。九十多年前，在东北几乎陷入最黑暗、最艰难的时刻，东北抗联战士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惊心动魄、艰苦卓绝的殊死较量。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抗联战士在缺衣少食、异常困苦的环境下，冒着严寒，伏冰卧雪，顽强斗争，以血肉之躯筑起抗击日寇侵略的钢铁长城。无数抗联志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无愧于祖国、无愧于时代的英雄赞歌。

靖宇，这个东北抗日联军的诞生地，这块无数抗联战士抛头颅、洒热血的红色土地，杜鹃花开得更更是枝繁叶茂。或许，这里的杜鹃花更有灵性；或许，她们从来都不曾忘记那段峥嵘的岁月，以此来纪念当年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灵！

而今，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，面对未来，依旧征途漫漫，道阻且长。只有在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书写人生，才能如那漫山遍野灼灼绽放的杜鹃花一样，不负时代，不负韶华。（图片为姜德明 摄）



责任编辑：王小微